

# 人民政府 爱人民

邵 丽

事情的开始要从老驴的女儿李童考上大学说起。老驴的女儿考上大学对于李家庄是一件大事，对于老驴家就更是一件天大的大事了。

老驴人不错，女儿还没考上大学那阵，整天像个弥勒佛似的，笑眯眯的袖着手，啥热闹都凑，看见老少爷们儿都打招呼，很随和的一个人。但李家庄的人偏不认这个账，李家庄的人谁见了老驴都板着脸，正眼都不给他一个。他们是嫌老驴没成色。老驴生得人高马大，目正口方，能说会道。可就是田地种得邋遢，日子过得拧巴。好好的光景，硬是给他整得像鸡肠子似的，七拐八扭的净走样儿。

老驴已过了四十三岁生日，这在村里应该是个被人尊敬的年纪了。可他还是站着坐着都叫人感觉一歪三斜没个正相。仔细看面目，黑是黑了点，没心没肺地并不显老。不过，浓眉毛大眼睛生在他脸上，怎么看都有点儿水土不服的意思。那老驴的媳妇更是没道理的秀气，刚嫁过来那阵子，大家都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这朵鲜花果然没能出牛粪而不染，打从经了老驴的手，不知怎么地就蔫得像一棵霜后的茄子了。

老驴从不跟人争长短，也不好生是非，面善心慈。谁家有喜事，总会见他卖力地跑前跑后指东打西，乐得屁颠屁颠的。要是谁家有个丧事让他撞上，不管人家爱见不爱见，十有八九会跟在送葬的队伍

里哭得眼泪吧唧如丧考妣，反正他觉得左邻右舍前家后院都跟自个儿亲戚似的。村里却不大人郑重说起他，如果偶尔说了，就会有人摇头骂道，这头蠢驴，也没少辛苦，就是百事不成！

老驴地侍弄得不好，老驴的女人把个家打理得也很不好。可老驴和他媳妇却做了一件让李家庄的乡亲眼珠子都蹦出来的事，就是生养了一双好儿女。女儿李童打从听懂人话就看出来爹在村里被人不待见的样子，所以暗暗咬紧牙关要做个有本事的人，从上小学起数不清给她爹挣了多少个百分。弟弟被姐姐逼迫着教导着，学习成绩也是出奇的好。

老驴的女儿这一年考上了大学，老驴的儿子这一年考上了高中。

这个事情的确让整个李家庄措手不及。

李家庄人在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中面对了这件大事。老驴破天荒地被人背后不断地提及，但在他面前，大家都讳莫如深，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事儿似的。老驴可是不管不顾地放开了为自己高兴，高兴的老驴把闺女的大学通知书揣在贴身的口袋里还没暖热，就催促媳妇杀小鸡，烙油饼。顷刻间鸡飞狗跳人欢马叫，很快满村街都闻到了老驴家熬鸡汤的香气。对老驴的暴发，大家也没啥可说的了，人家女儿考上大学了。考上大学的家宅趁得住这满村街的鸡汤香啊！

老驴吃了香喷喷的鸡肉，脸都没顾得上擦就拉了女儿的手去了县政府。

事情开头的那一天，老驴正咧着大嘴走在大路上，老驴的腮帮子上粘满了鸡肉的汤汁，老驴用汤汁把快乐写在脸上！

事情的开始是老驴的女儿考上了大学，事发的起因却是因了老驴和老驴的女儿去了趟县政府。

老驴拉着女儿径直到了县政府的二楼，门都不敲就推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。门打开后，老驴却突然愣住了。这间屋子原来是管教育的杨副县长的，现在屋子里却坐了一个女的。老驴打量了一眼这个女子，个子小小的，年纪轻轻的，漂亮光鲜得像个电视里的人物。老驴朗声问道：

杨县长去哪里了？

那女子说：调走了。

老驴说：我跟杨县长是朋友，我的孩子念初中高中都是他写了条子给解决的学费。

老驴又说，你是谁啊？

那女子顿了一下，显然是在耐着性子说，我姓刘，是现任分管教育的副县长。

老驴看了这个小刘县长一眼，长的也许是太好看了些，总觉得没有那粗壮的杨副县长像个县长。老驴说，那我就找你了。我们是来要学费的。我儿子今年考了高中，闺女考了大学，我们是来要学费的。

小刘县长用她的杏眼深深看了一下老驴，又去看老驴的女儿。那孩子的一双明眸也正直直地盯着她。小刘县长有些吃惊，她刚从城里调过来，对基层的事情还不熟悉。这个跟她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让她摸不着头脑，她的表情却因为眼前这个孩子变得柔和起来，这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女孩让人有些无端地心慌。但是他们提的这个问题，却让她有点儿措手不及。

小刘县长说，你们是跟政府要学费的？

小刘县长又说，如果你家有特殊困难，政府可以帮助想想办法，但是政府没有义务解决大学生的学费。

老驴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，他的女儿在旁边看了，险些就觉得那真的是一张驴脸了。

老驴生气地说，先前杨县长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，先前孩子的学费，杨县长二话不说就给解决了。杨县长是政府你不是政府吗？

老驴的话让小刘县长有点儿不好接茬儿，小刘县长看了看老驴的驴脸，又看了看老驴的女儿，她的语气仍然是被眼前这个秀气的小姑娘盯得异常柔和。小刘县长说，同志你别着急，先前的杨县长是怎么解决的我不知道，现在国家的政策就是这样规定的。孩子上学是个大事，家庭确实有特殊困难政府可以帮助想想办法，但是政府真的是没有这笔经费。

小刘县长话说得很沉稳，小刘县长的沉稳却让

老驴着急起来。老驴说：你这个县长说得可真轻松，你说没了就没了！我孩子上小学高中你们都管，现在辛辛苦苦考上大学你们反而不管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

小刘县长说：你别着急，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。你家是有什么特殊困难吗？

老驴说：我当然困难，我现在住的房子都是借亲戚家的旧屋，我不困难谁还困难啊？

小刘县长这时才认真地看了一下老驴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方鼻子阔嘴，而且一点儿不显老，可能是那半碗鸡汤滋润的，看上去很健康。

小刘县长说：你家里有需要赡养的老人吗？

老驴说：没有。

是你爱人有病吗？

我老婆身子好着哩，她怎么会有病？

你几个孩子啊？

老驴说：俩。

你承包了几亩地啊？

老驴很有些不高兴了，说学费学费的，怎么说起这些婆娘的事情！老驴的眉头都皱起来了。老驴极不情愿地回答，差不多有八九亩了。

老驴这样的回答让小刘县长的眉头皱起来。小刘县长有些不解地说，你们身体好好的，粮食打得足够吃，不惜力气的话，农闲时可以出去打打工，怎么也不该是困难户啊？

老驴似乎词穷，一时没了言语，一张脸眼看着憋得通红。老驴的女儿却接了爹的茬儿，老驴的女儿脆生生地说，穷不是我们的错吧？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穷人，要政府干什么呢？我们找政府干什么呢？政府不是穷人的政府吗？

小刘县长被女孩突然发出的声音和质问弄得心中一惊，从进门起她几乎没任何动静，像个影子一样站在她爹的身后。但她的声音响起来，屋子里好像突然挤满了人似的。

小刘县长定了定神，眼睛始终看着那个女孩。那女孩也一直看着她，脸上平静如初。小刘县长暗暗吃惊，小刘县长说，孩子你说的是没错，但是政府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啊！

女孩的声音更加响亮起来：那考上大学而不能进去，难道还不急吗？

小刘县长有些愠怒地摇摇头说，是急。可是全县比你这事急的太多了，政府真是管不过来啊。像你这样上不起学的考生，如果都到政府来，这个院子都站不下，咱们这个穷县能解决得了吗？

小刘县长没容那孩子再开口，直接对老驴说，以你们家的条件，怎么着也不该是困难户吧？

老驴的嘴巴更加咕咚，老驴几乎是求援似的，眼睛来回在小刘县长和自己的女儿身上穿梭，灰心丧气地说：就是困难，我掏尽了力气，还是困难。

老驴一时想不起更多的语言来表达，心中却委屈得要命。这女县长真是不懂道理，穷是我的错吗，谁愿意过穷日子啊？人家杨县长联系我们村，看见孩子上不起学，啥话不说就帮忙解决学费。眼前跟这个小女人说了半天，一分钱都不说给，还跟审贼一样。这样的结果对老驴的打击是巨大的。老驴满脸沮丧，心里却气愤得要命，我就是困难，连中央都知道我们困难，你一个小女副县长竟敢说我不困难哩！

小刘县长可能每天都要接待几个这样有道理又很委屈的人，但她无能为力。小刘县长的电话连续响个不停，好像还有一桩急事等着她去处理。她做了一个让他们出去的手势，说，你们先回去吧！

老驴还没接茬儿，已经被女儿推了出去。小刘县长收拾完下楼的时候，那父女俩还站在院子里。老驴的女儿定定地看着小刘县长下楼、上车，眼睛一眨都不眨。

出了政府的门，老驴的脚步变得深一脚浅一脚没根底了。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那鸡汤是无论如何不会喝的，至少不会喝得那么放肆。女儿考上大学是天大的好事，政府怎么会不给拿学费呢？老驴的女儿远远跟在父亲后面，她觉得父亲像是被人攥了一刀，整个身子都垮下来了。她真不愿意和他走在一起，父亲垮得这样不体面，让她觉得无尽的悲哀。

老驴的女儿李童可不像她的爹和娘，李童的自尊是打小就在心里扎根的，这是一粒坚韧的种子，也是一粒仇恨的种子，没有被谁刻意浇灌，但生命力极强。在学校，如果哪个老师对她不好，她嘴里不说什么，可她会把这事牢记在心里，暗暗骂人家一百句狗眼看人低。有对她好的老师她也会在心里记下，她知道老师对她好只是因为她学习好，能给老师挣面子和奖金。李童小小的心灵里，被这粒种子膨胀着鼓舞着，像一句戏文说的那样，仇恨的种子会发芽。

李童跟着妈妈去过几十公里开外的市里，“市”在她的眼里大得没边没沿，真真是车水马龙灯红酒绿。市里的大街平展得像她家的桌面儿，她们村街里走的是什么样的泥巴路啊。市里的人个个吃得红光满面从高楼里进进出出，偏偏她和妈妈坐在屋檐下歇一会儿，都会被人赶开。李童幼小的心里，像被谁塞进一把谷糠似的，抓挠得不是个滋味。她还记得有一次她的同桌、一个县干部的孩子过生日，她的爸爸竟然给她买了一件一百多块的衣服。一百多块啊！李童看着大家都在快乐地吃她的生日蛋糕，也走过去拿了一块，却没吃，用废报纸包了，趁人不注意扔在便池里。回家的路上，眼泪止不住流了一脸。

李童那天从县政府回来一夜都没睡，她觉得她和父亲好像受尽侮辱之后被抛弃了。虽然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了侮辱，她想不清楚，她反正就是觉得被侮辱了。

李童呆呆地坐了半宿，仇恨和冤屈让她不能自

抑。她从书包里拿出纸和笔，开始写信。

李童在写一封信，一封使她非常激动的信，因为她写信的时候脸上一直显现着激动的红润。她的爹妈都睡着了，她的弟弟也睡着了。老驴后来说，他醒来就不见了女儿，他看见的只是女儿的一个留言。

李童的留言是：

我走了，我再不能过这种看人脸色吃饭的日子。我去南方打工挣学费，开学的时候自然会回来，你们不要找我，也找不到我！

李童的留言更像一段宣言，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。

河阳县的县长崔涌接到一封信，是李家庄一个女学生写来的。女学生的信是这样写的：

尊敬的县长大人：

我叫李童，是今年的高中毕业生，我现在已经被一所大学录取。上大学是所有学生的梦想啊，如果家里条件允许，我将要开始我的大学生生活。

我没有见过你，想象不出你是生得高大英俊还是低矮稳健，我只能想象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你的年纪大约和我父亲差不多吧，可你们的命运是何等的不同，你每天坐在你的办公室里对几十万民众发号施令，我父亲每天却在田地里苦苦地劳作。你什么都有，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受尽宠爱地生活，你可以给他们买一百多元一件的衣服，可以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；我的父亲什么都没有，他每天的劳动还不能保证我们吃饱穿暖，更不能为我们承付昂贵的学费了。我长到十八岁，除了买学习用具，我不记得我向我的父母提过任何额外的要求。

我考上大学了，我拼命读书就是为了考上大学改变命运，可我的父母却拿不出供我读大学的钱。面对每年一万多元的巨额学费，除了找政府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去见了县里的女县长，她说国家没有这笔经费，我不懂得国家的政策，可国家能面对我们这样的困难学生失去学业而坐视不管吗？

作为一县之长，家乡人民的父母官，面对我的窘状，你肯定不会麻木不仁的，对吧？捐出一点儿钱对县里来说毫发无损，可这项资助对我们家庭极度困难的学生来说，就如雪中送炭，能圆我们十几年的大学梦，能给我们十年拼搏一个交代呀！

如果求学的生涯就此为止，如果因为没有钱就放弃上大学的机会，我没有想过，更不敢想象！

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学业深造的机会，我翘首以盼！

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也能像其他政府一样充满人情味，对老百姓负责任；我更相信你也会像焦裕禄、牛玉儒、郑培民那样，急百姓之所急，想百姓之所想，想方设法解决我们的困难的！

平凡和伟大只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，我期待着你的伟大！

李童

二〇〇六年八月十日

县长崔涌把信看了好几遍，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。他本来想把这封信批给管教育的小刘县长，刚刚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，他觉得孩子说的或许是实情，请求政府帮助也没有错，可就是看着别扭。

晚上回家，崔涌把这事跟夫人说了。这崔夫人是个小学教师，一看孩子这信，根本不考虑什么别扭不别扭的，竟眼泪吧唧地数叨起崔涌来。她说：你这个县长，连这样的孩子都保护不了，还不如回来卖红薯！你看咱们那儿子，有人家孩子百分之一争气，让我去做牛做马都行！

崔涌说：你这是哪跟哪啊！这样的孩子多了，县里不是不管，哪管得了啊？

崔夫人说：你们少吃几顿饭，啥钱都有了！

崔县长说：提起吃饭我就想吐！谁愿意吃啊？你看我人模人样的是个县长，上面大小来个人物，还无尽是陪着装孙子？一顿饭要跑几个地方，把吃饭变成一种职业，你受得了吗！

崔夫人叹了口气说：别的我不管，这孩子这样给你写信，你不帮助肯定会心有不安的。

崔涌本是想回来跟夫人商量商量，靠自己的能力资助这个孩子。夫人这几句话，把他的心情全破坏了。县上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，政府管不了，靠他个人的能力更是无法照管得了的。他的烦恼也无法跟夫人解释得清楚，满肚子的烦心事，一股脑儿地排着队挤拥到心口上来。不管哪件事，都纠缠得他头大。外头说起这县政府还不知道有多牛呢，其实是责任无限大，权力无限小。那个孩子在信里把他想得像个逍遥神，可他这个当县长的分明是在刀尖上跳舞啊。崔涌没再理夫人，独自去洗了，照例吃了安定昏昏睡去。夜里始终被那孩子的信纠缠着。起来撒尿的时候，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不知道怎么会这么清醒。仔细想想原来昨晚没有喝酒。唉，能有一天不喝酒，是多大的幸福啊！

碰巧第二天开县长办公会，趁会议开始前大家插科打诨的时间，崔县长先把那孩子的信读了。开始为了吸引大家注意，还念了两句普通话，因为一多半读音都不正确，大家都歪了嘴笑。但大家很快就不笑了。孩子上学是个很敏感的问题，钱对县长们也是个

很敏感的问题。财政永远都困难着，县里的工资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看着偌大的一个县政府，却是个捉襟见肘的空架子。

听县长读了那封信，小刘县长一下子想到老驴和他女儿。小刘县长说：今年全县各类学校一共有二千七百多个孩子考上大学，确实有一部分困难生。要说这些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的，县里管不过来，可也不能看着孩子上不了学。

崔县长说：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孩子既然考上了，是好事，县里再穷也要酌情解决一点吧。

大家一时都把目光投向常务县长老耿。老耿其实并不老，只是面皮黑，又是胡子拉碴的，不喊个老字挺对不起他。老耿只顾低头抽烟，埋在烟圈里的他一副潦倒的样子。崔涌喊了一声老耿，却又打住了。

小刘县长也说：财政上是不是拿点儿钱，然后号召社会上再捐一点儿，专门用来资助困难学生。

老耿看看崔涌，又看看小刘县长，说：该财政拿钱的地方多了。可上面转移支付的钱六月底就花光了，我们派人去市财政借钱到现在都没结果，这俩月的工资还在裤腰上悬着呢。

崔涌说：这事儿大家不知道也就算了，既然知道了，我们不管也不好。我看就这样定吧，办公室拿点儿钱，大家也都凑个份子吧。

县长带头掏出一千块钱，大家也都拿出了口袋里的大小票子。小刘县长让秘书把钱收了，笑着说，这县长办公会等于是现场办公会了，要是报道出去，咱们还能上省报头条呢！

要说县长是个大忙人，事情处理到这里也就算了结了。哪知学校快开学的时候，夫人还记挂着这事，前前后后问了许多次。县长崔涌被夫人絮叨烦了，当时给小刘县长打电话询问。小刘县长说：考虑刚好马上该过教师节了，与其像往年那样象征性地看望几个老教师，还不如一并去看几个贫困学生更有实际意义。刚好还有另外两个孩子要一并解决，这等亲民的好事，你县长能亲自出马最有意义。

崔涌说，我看你是真想上省报头条啊？话是这样说，还是觉得小刘县长虽然年轻，却是一个考虑事情非常周全的人。第二天他就带了小刘县长专门去了一趟李家庄。

老驴不在。老驴的女人正在院子里剥豆子，满院子的鸡大摇大摆地在她的豆子上穿梭，来来回回好似到她这里走亲戚一般。

看见来人，老驴的女人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，她以为又是来收什么尾欠的。她一边剥豆一边温柔地哄那些鸡们：去啊，走啊，恁不听话啊。

鸡们不怕她，神闲气定地面对崔涌进到院子里的人，像是替女主人示威。

小刘县长介绍了半天，老驴的女人好像都听不明白，直到村干部上前来说到孩子的学费，她才知道



了这一千人的来意。把手在身上搓了几十遍，才把钱接了。没说话先就哭了，开始还压抑着，哭声只在胸腔里周旋，憋得身子一耸一耸的，落在头发上的秸秆跟着她的哭声摇摆着。随后哭声逐渐大起来，喊着女儿童童的名字。陪同的村干部说，她闺女留了纸条出去打工了，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。中间往村里打过两次电话，一直在问县上有没有什么消息。

老驴的女人拿了钱只是哭个不停，既定的程序也没法往下进行了。这情景弄得大家都很难堪。大家里里外外看了，老驴的家确实穷得很彻底，除了几张床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。要说穷也该有个穷的过法，老驴家的穷，穷得忒窝囊，实在分不清床上地下，只是一个劲地脏，像被沙尘暴刚刚洗劫过一样。

嘴边上的几句安慰话说完，大家就逃也似的往外走。小刘县长看老驴的女人把眼泪鼻涕都抹在衣服上，心里很是厌恶，不等她拉扯就逃了出去。崔涌县长在电视镜头下，要做出亲民的姿态，不得不被老驴的媳妇捉了胳膊，任她的眼泪鼻涕在上面抹个够。

出了李家庄，俩县长半天无话，心情都很沉重。像老驴这样的家庭，在农村虽然不是很多，却很难消化完。让你急得跺脚，气得撞墙，却又无计可施。贫穷像是一条尾巴似的，总是挂在这些人的屁股上，不管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，还是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，这条尾巴总是退化不掉。

让崔县长和小刘县长真正想不到的是，我们要讲述的事情，也就是关于老驴和老驴女儿的故事才仅仅是个开头。

距县长到李家庄送学费中间隔了大概有一个月，老驴突然找到崔县长的办公室来了。老驴到了秋天，就像根烧过的树桩一样，黑黢黢地戳在那里，让崔涌觉得好像撞见了一个鬼魂。说了半天，崔涌才知道对面的这个人就是自己去送钱那家人的男主人。老驴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子钱，对崔县长说他是来还钱的。老驴说：政府送去的是八千块，他们扣除了儿子上高中的一千三百块，还余六千七百块。

崔县长惊讶地说：钱不是给你女儿上大学的吗？

老驴说：女儿没了。

县长吃惊地站了起来，他说：人哪？

我要是知道人在哪里，哪还会来找政府？

崔涌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李你慢慢说。

老驴说：政府不给学费，孩子出去打工，人就没了。

崔县长看着老驴，那一刻他知道了老驴的干瘦是和秋风没有关系的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老李，你说我能帮你做什么？

老驴说：我要我闺女！

老驴从那一天起，就成了县政府的编外人员，上班下班比政府工作人员都来得扎实。虽然他不吵不闹，但却把大家弄得都很紧张。分管信访的老刘县长

过来好多次找老驴谈心。但老驴只说一句话，他要政府给他找回闺女。

这个理由软硬兼施，让县长们无计可施。

老驴静静地守在政府办公楼楼梯的拐弯处，这一待就是两个多月。楼里的人都熟悉了老驴，也习惯了老驴。县长崔涌亲自安排公安局跟外地公安联系协助查找，在网上贴了帖子，在报纸电视上广而告之，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。老驴的女儿像被秋风吹走的落叶，一去不复返；老驴则像一截子树根，牢牢地扎根在县政府大院里。崔县长得闲的时候，也会让人把老驴拉到办公室里来，倒杯热茶，不疼不痒地聊上几句。崔县长劝老驴回家等，说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找孩子。老驴不说回也不说不回，也不喝茶，看到崔县长忙起来了，就会识趣地走出去，仍旧回到楼梯边坐了。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了老驴的情况，过来过去的都有些同情老驴，有的会给他带一点打包的剩饭，有的会给他几个零钱。老驴也不拒绝，尽悉收下。自己买些东西吃了，晚上走时还买些东西给老婆和儿子带回去。

天是渐渐地冷起来。有一天崔县长在楼梯边看到冻得发抖的老驴，才觉得老驴的问题非常复杂。它的复杂在于，如果老驴继续待在这里，这个冬天他怎么过？如果他过不去，说不定县政府都过不去。那天晚上，他辞了所有的事，让办公室主任把老驴拉到小饭店里喝酒。

崔县长那天喝了很多酒，老驴也喝了很多。

崔县长说：老驴，政府对不起你吗？

老驴说：不是。

崔县长说：我崔涌对不起你吗？

老驴说：崔县长，不是。

崔县长说：回家去吧老驴，庄稼都荒了。孩子不是我给你弄丢的，可老驴你放心，只要我在这里当一天县长，我就不会不帮你找孩子。

崔县长用酒杀这头驴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老驴很快就喝倒了。崔县长安排司机开车把老驴送回家，还专门交代司机给老驴家拉了几袋面粉和猪肉。

看着送老驴的车一路远去，崔涌禁不住悲从中来。

崔涌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市里没多久，就被选为市委书记的秘书。他跟了两任书记，从市里下到县里才两年多的光景。没下来的时候，觉得县里工作挺有意思，什么事情只要书记县长一拍板就成了，所谓指点江山大概就是这等风光吧。因此没下来工作时，就攒了满肚子的宏图大略。下来之后，他一心想做事，想改造城市，想招商引资，想把经济搞上去……归根结底一是想办点实事，对上对下对自己都有个交代，二是还想着要进步。崔涌才刚刚四十出头，县长这个岗位绝不是他的奋斗目标，他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和学识，应该是可以成就更大一番事业的。

崔县长想干大事把脑袋都想破了，干了一阵子才知道基层做点事儿有多难。上下有条条，左右有框框，想蹚出条自己的路子那是痴心妄想。尤其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这铺天盖地的琐碎小事，让他怎么都绕不过去。这些小事可以小到忽略不计，但又大到可以翻天覆地，他在县里这两年，终于知道了一个真理：小事处理不好是会坏了大事的！

崔涌想，那老驴若是再回来，他自己可真就变成一头技穷的黔驴了！

还好，老驴第二天没有再来，第三天第四天都没有再来。

第五天老驴还没来，管信访的老刘县长说，我今天请县长们喝酒庆贺一下，崔县长你得去跟大家喝一杯。这老驴走了是去了我们一块心病。

老刘县长的话还没落音，他的电话就响了。老刘县长这边只说，好！好！好！

老刘县长放了电话，一脸的喜气瞬间就消失了。崔县长说：又出什么事了？

老刘县长说：就不能让我闲上三天，才刚说要松口气！是市信访局打来的，说有一个叫李长旗的在他们那待四五天了，不吃不喝的，怕会出了人命。刚弄清楚是我们县的，让明天去领人。

崔县长说：你今晚就回市里吧，明天一大早过去。好好说说，尽量别让信访局记咱们的账。

老刘县长说：打从种了麦子就没有消停的时候了，一天到晚都是无事生非。不管是不是政府管的事儿，咱都得兜着。前天有个到北京上访的让我去接，说一九四七年解放军打老蒋把他眼睛打瞎一只，要当地政府赔偿他五十万。我这当副县长的都恨不得给他当孙子了，他也不回来，说从来没坐过飞机。除非有飞机坐，否则就坐死在北京！你瞧我整天干的这些破事跟谁谁说去啊！

崔涌笑了说，废话，要不是这些破事，你老刘咋可能混得德高望重嘛！

崔涌又正了色说，老刘，市里已经明确近期要来考核“一把”，他那边有问题，我们这边也会跟着有问题，关键时期，各项工作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

老刘县长哪能听不出弦外之音，县长要说明白的是，他们书记近期有可能要提拔。书记提拔不了，县长就接不了书记。县长接不了书记，下边这帮兄弟们就没有出头之日。大家都心急火燎地急着进步，中间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故障，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。老刘县长连忙表态说，老板你尽管放心，信访这块如果出了问题，你就枪毙我好了！

第二天老刘县长去领李长旗的时候，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。还道是谁，明明李长旗就是那老驴。

老驴看见老刘县长，眼窝子都湿了，拉住他的手不放。老刘县长心里哪能不明白，他是受了不少委屈。他在市里别说见领导，市委的门他都进不去。工

作人员只是问问哪个县的，然后做个简单的笔录，就直接通知县上领人。上级信访部门的老规矩是，谁的孩子谁抱走。

老驴是得了那些老上访户的指点，只报姓名说事情，要求见领导解决问题，抵死不说家在什么地方。老驴到眼前都不知道，老刘县长他们是怎么找来的。他待在市里这几天，没一个人待见他，更不要说给他东西吃了。看见老刘县长他们，心中竟然觉得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热乎。

老刘县长说：老驴，这几天睡车站还是睡厕所啦？

老驴说：车站。

老刘县长说：冷不冷啊？

冷。

老刘县长说：饿不饿啊？

饿。

老刘县长把老驴拉到集市口，找一个卖包子糊辣汤的小店坐了。老驴像一头驴那样，埋头一口气吃了三盘水煎包子，喝了四碗汤。

老刘县长说：老驴，你看看我比你年龄都大，你说你这样劳顿我，你忍心吗？再说了，你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是何苦啊。孩子找不见大家都同情，你说你这样就能找到孩子吗？

老驴头都没抬，埋了头只顾着吃。

但老驴吃的速度显然比刚才慢了很多。老刘县长就又同情起这头驴来。这事儿搁谁身上，都是压塌脊梁的事情，毕竟是个活生生的孩子，说没就没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还是个考上了大学的孩子！

老刘县长那一个月里接了老驴六回，每一回都是前脚把老驴送回去，后脚他又去了市里。有一次赶上刚下过大雪，他们连人带车陷在泥地里，碰巧发动机也出故障，怎么都打不着火。老刘县长手脚冰冷，胃也疼得厉害。他气得恨不得一脚把老驴踹下去。他喝令老驴下去推车，老驴二话没说，抱着车屁股一股脑地推了十几次，把个人弄得活像个泥猴儿。车子终于发动着了，老驴咧着大嘴没心没肺地笑起来。仿佛他是立了功的。这样的人，这样地活着，活一辈子和活一天有什么区别？老刘县长在心里暗暗发力，只希望司机一脚把油门踩到底，活活把这狗日的轰出去算了！无计可施的他那一刻是真的动了杀心。

杀驴的唯一办法，还是请他喝酒。老刘县长压住一肚子火气，请含着一腔子伤悲和委屈的老驴。到底是酒不逢知己半杯多，俩人半天都没喝上几盅，毕竟是没有喝酒的心情和气氛。老刘县长说：老驴，我是不要进步了，可我一把年纪了，混到这份儿上也不容易，你这样不是存心敲我饭碗吗？我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，我求求你了老驴！我把我的闺女送给你当闺女行不行？

老驴不说话，喝着喝着突然发起抖来。老刘县长

摸摸老驴的头，发现老驴是在发烧。老刘县长说：老驴，你这屎东西咋坏良心啊？我要把你给喝死了，恐怕给你陪葬都过不了关！

老刘县长把老驴拉到县里，安排医院给他检查。说是受了风寒，肺部有些感染，并无大碍。老刘县长这才松下一口气来，想，要是上访出了人命，我老刘就是吊死，估计处分决定也得放骨灰盒里。

庄户人平时用药少，药就显得灵验，两瓶水滴进去，老驴的烧就退了。老刘县长一直陪在老驴身边，等病房只剩俩人的时候，老刘县长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棵烟点上，说，老驴，我老婆生病我都没有这样卖力过！

老驴说，刘县长，我知道你跟崔县长都是好人。

老刘再一次亲自把老驴送回李家庄。老刘县长在老驴家里坐了半天，喝了两碗“茶”——老驴的媳妇把白开水叫茶。老驴媳妇的身子柴瘦得怕人。外面阳光明亮得晃人的眼睛，屋子里就更显得黑咕隆咚的。老驴的媳妇倒了“茶”，面朝里倚了门框站了。老刘看不清楚她的脸，阳光只把她一双小薄耳朵映得透亮，仿佛是用蜡做的。一些细碎的粉尘在勉强挤进来的光柱里翻飞着，使满屋子的静寂令人无法忍受。在农村长大的老刘县长心中莫名其妙地难受起来。

老刘县长说：老驴，光景不是越过越好了吗，瞧你把一个家弄成啥样子！

老刘县长说：老驴，好好在家养身子吧，你这样不听人劝，等哪一天孩子回来，你倒先没了呢！

老刘县长走的时候，撒下一百块钱说，老驴啊老驴，让老婆孩子也跟着你吃顿肉吧！

老驴一连半个月都没到市里去。这让老刘县长悬着的心安顿下来。吃饭的时候见了崔县长，拍胸脯的话又放了出来，说，我在农村干了二十多年，啥样的人没打过交道？只要香烧到了，没有摆不平的事！

崔县长说：你老刘劳苦功高，忙过这两天我请你喝酒。

哪知道摆平了老驴，老刘县长也把自己摆趴下了。发病的时候他正在接访，急性胆囊炎突然发作，差点儿没把他疼死。医生给照了彩超，说是胆结石到了非做手术不可的时候了。崔县长听了消息，立马带了人到医院去看，一张脸苦黄着，好像得病的是他。他说：老刘你病也不捡个时候，眼看到年关，正是上访的高潮，你这一病不是看我的笑话吗！

老刘县长听了这句话，虽然肚子还在疼，内心可是受用无比。捂了肚子很痛苦地笑起来，一张黄脸像菊花一样一层一层地朝外绽放。

老刘县长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，人开朗，又做得一手好家常菜，在大家伙跟前威信很高，大家都喊她“一嫂”。一嫂说：县长，你不把你哥哄死不罢休，等开我们老刘的追悼会，要是你去致悼词，他保准会乐得从棺材里跳出来拍巴掌。

崔县长说：嫂子你看你说的，只要你不拿扇子去扇俺哥的坟，他永垂不朽了心里也是塌实的！

一嫂说：你哥现在想死也死不了啊，房子房子没着落，孩子孩子没安排。我一说这事他就跟我急，明明是逼我去上访啊！

崔县长说：嫂子你放心，你们的孩子安排不了，你就把他领县委去，挂个牌子就说是我的私生子吧！

崔县长嘴上闹着，脸色却越加的苦巴。这一嫂提到的明明是他的另一块心病，整个这一茬儿的班子成员，都面临着子女就业。县里没单位安置，市里又协调不了，想想大家没日没夜地拼命，崔涌心里堵得没办法。大家一说起这些事情，他都只能顾左右而言他，装作没听见。

老刘县长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，崔县长带了人去看三趟。说是去看人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是催老刘县长上班。眼下赶上要换届了，县长空缺不补，政府七个人的岗位，现在连他自己算上只有五个人。到年底工作千头万绪，忙起来撕都撕不开，他能不急吗？

屋漏偏遇连阴雨，这边老刘县长还没好，那边老驴已经到北京去了。崔涌赶到医院，还没开口，一嫂就说，催命的又来了。崔涌说，嫂子，今天这玩笑可是开不起来了。老驴去了北京，俺哥不出山，恐怕问题解决不了。老刘县长说，上次我要是会开车，我就撞死他，大不了你多买一口棺材！崔涌说，这个时候不是你死我活了，是玉石俱焚啊！书记那边的事情还没有个结果，眼下到了年底，信访稳定这块是个重头戏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要是这一票给否决了，咱跟谁交代啊。

老刘立马坐了起来。一嫂见状，也赶紧去拿他的衣服。

看着老刘的脸黄得像蜡一样，崔涌一阵愧疚。哪怕老刘犹豫一下，他都会撤回他的决定。但老刘县长说：我去吧，我不去怕没人能把那头驴弄回来。

崔涌那一刻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伤感，眼泪差点下来。

老刘县长边换衣服边骂：狗日的！狗日的！

崔涌却又笑了说，嫂子你陪老刘去吧，费用县里出，一来照顾病号，二来老两口子到首都去开开荤吧，免得他自己去那么大城市犯错误。

一嫂撇了撇嘴说：你县长挺开恩的，这大过年的，哪个还有心情出去风流啊？你分明是夺俺老两口儿的命啊！

老刘县长亲自去北京接那头驴。他一路上都在想见了老驴怎么收拾他，简直太混账了。再这样无理取闹，真就得让公安局关他两天了。

到了北京，才知道老驴和几十人一起在郊区的监管站里。他们赶到郊区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老刘县长让工作人员去交介绍信和老驴的口粮钱，自



己叉腰站在监管站的门口，脸比里面的人还黑黄得吓人。值班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真怕把人提溜出来这个主儿会就地正法他。

等好大一会儿老驴才慢吞吞地走出来，只见他头发蓬乱得像一窝草，手脸上的灰足有铜钱那么厚，衣衫褴褛，整个一个大要饭的。还没走出门口，他就把手心里握着的一张皱巴巴的纸展开，像投降那样举了起来。

纸上写着：还我女儿！

老刘县长看了，一肚子的火气竟然都消了。

老刘县长把人带到一个叫大光明的小旅馆里，老刘县长他们每次接人都是住在这个小旅馆里。先是让人给那脏驴理发，然后洗个透水澡，又让随行的工作人员给买了身衣服。老驴个子大，这些日子却越发地瘦，大号的衣服穿在身上像是被一张弓撑着，让人担心随时都会掉下来。

老刘县长什么都不说，带了老驴到胡同里吃了顿老北京的涮肉。吃肉的时候没说话，吃完了仍然什么都没说，俩人坐在那里都没走的意思。是老驴先开的口，老驴说：刘县长我对不住了，我不能跟你回去，我跑一趟要花好多路费，你把我带回去我还是会来的，就是要饭我也会来的。

老刘县长掀开上衣，说，老驴，你看看我这伤口，还鲜红着呢！就光凭这，你还会来吗？如果医生这一刀开偏一点，咱老哥俩可就阴阳两界了。要是那样，今儿可真是个鬼来接你了！

老刘县长说：老驴，你说说你有什么要求，盖房子安排工作，我豁出老脸给你办！

老刘县长说：老驴，你儿子的学费往后政府都给你包了！

老刘县长说：老驴啊老驴啊！

天黑尽了，北京的夜晚却是灯火通明，霓虹灯的光束扑闪扑闪地打在俩人脸上，让俩人像唱戏似的

不断地变幻着神情。火锅的火已经熄了，锅里的热气有一搭没一搭地升上来，让一切显得都是那么虚幻。

老驴看着老刘县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包花花绿绿的药片，然后就着茶水一片一片地吃。老驴一直看到老刘县长咽下最后一块，才终于开了金口。老驴的厚嘴唇儿抖索得像两片风中的破布。老驴牙齿打着颤说：我要我闺女！

半夜里，老刘县长被外面的车喇叭吵醒，他起来到大房间看了一回。老驴很安详地睡着，由于睡得塌实，老驴脸上的皱纹全部舒展开来，让他一夜之间显得年轻了许多。其实老驴这样的年纪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还算是青年人。

那张写着还我女儿的纸，就搁在老驴的枕边。

老刘县长那一夜没合眼。胆囊不疼了，火却蚀到嘴上，嘴皮子上起满了泡，后半夜牙也疼得厉害。

已经大半年了，老刘县长最担心的就是被提前切下来，他已经过了五十的杠，只看这次换届，市委这一刀是切在五十以里，还是五十以外。老伴的心病是孩子没有安排，他担心的是房子不够住，年迈的母亲还住在非常远的乡下，在位的时候还可以用公车常回去看看，如果退下来，恐怕连车子也不好要了！

老刘县长天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来了睡意，他没有忘记老驴，但是他下了决心，天大的事也得等他睡上一觉再说。他还决定这次回去跟老婆商量一件大事，过了年不管市委怎么切，他都下了决心，要彻底卸下副县长这副驴套。

原刊责编 杨新岚

【作者简介】邵丽，女，1965年生，河南西华人，大学毕业。1999年开始写作，已发表作品近百万字，部分作品被选载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我们的生活质量》，小说集《纸灯笼》、《你能走多远》，散文集《纸裙子》等。现在河南省作家协会供职，中国作协会员。

## 首届‘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’暨‘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论坛’圆满召开

三个多月的紧张评选，历经初、复、终评，首届‘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’于9月14日在杭州落定尘埃。来自全国重要文学刊物的权威编辑家、评论家组成的终评委11人于14日上午现场公开投票，依照他们的文学标准和公正性决定了其中的一名大奖获得者，以及两名提名奖获得者。从而，使这个在开始就被当代文坛定论为‘低门槛、高评审’的‘新锐’文学赛事，在众人的期盼下完美落幕。本次颁奖与别的奖项不同之处在于完全公开，记者、作者与评委共济一堂，在场记者作为监票人，见证了奖项产生的全过程。诸位评委经过深思熟虑，投下了庄重的一票。大奖众望所归地落在了徐则臣的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上，两名提名奖分别由笛安的《莉莉》和张静的《珍珠》、《有情郎》夺得。在下午的颁奖仪式上，来自本地的专家作者与媒体，纷纷对参赛作品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对本次大赛给予了高度赞扬。与会编辑家、作家、评论家包括程永新、章德宁、马津海、陈东捷、洪清波、刘醒龙、盛子潮、吴秀明、袁敏等，以及近三十位来自全国的青年作家、评论家。